在三等病房裡

沙千夢

那年我先生病重，我整天心神不屬，常常無端地打爛杯子盤碗。一天上午，我雙脚在打蠟地板上向前一滑，整個人斜着跌下地，砰的一聲，彷彿被人從高處擲下，心裡想這一跤跌得可慘啦！果然，我整個人非但像被跌斷，痛得動彈不得，而且連呼吸也受到了阻礙，倉猝中，由家人打急救電話，請救護車來送我入醫院急診室。

香港只有公立醫院，所有巡房的醫生旁邊，都會跟着幾個實習醫生，醫生把病人的X光照片舉起，讓實習醫生仔細觀看，他還指着它詳加講解，因爲這樣，我對鄰床病人的病況，也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我們這一排全屬骨科病人，由我數起，右邊一連幾個，都是自己不小心跌傷的，只有一個是被脚踏車撞傷，但是個的病情都不輕。住進來的這些人，除了我以外，一個個都等著要動手術。

以前我曾經多次在這種病房中探望生病的朋友，但自己住進去，却還是第一次。明知住入這種病房的滋味不好受，但是，沒有辦法了，而且三等病房有一個好處，要怎麼治療，都不用花什麼錢，醫藥費一概不用操心，人只要躺在那裡，便可以了。

我眞是名副其實的躺在那裡，一動都不能動，但是手還能寫字、腦子也還很清楚。我是家裡的管錢人，爲預防自己不測，所以連忙寫了一張銀行的提款單，把我儲蓄戶口裡所有的錢，都交女兒準備全部提出，轉存入她的名下，使家中不致因我有事而動用這些錢不得；至於其他的事，我就暫時不去多想了。

那時我惟一的念頭是：人生眞是難以預測的，原來我很健康，只愁先生病重會死，心膽俱傷。不料自己這麼一跌，大有可能會就此死去，反變成要先生爲我傷心了。這對我來說，很像是一種解脫，因爲我實在不忍親眼見我先生一天天的走向死亡。

我知道有人一跤能把腎臟都跌破，我在這一方面，也受到檢查，我自己想想是凶多吉少，因爲感覺上不僅是外傷，還像有嚴重的內傷。我的肚子裡面，好像全給瘀血塞住了，脹得要命，呼吸又有困難，十分恐怖。

病房裡面很亂，在我隔鄰病床的一個女病人，更是分分秒秒都在叫嚷。但我都無心理會了，只有默默地念着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，靜待命運的安排。

原來人在面對可能降臨的死亡時，是會這麼鎮定的，這眞超出了我平時的想像，我一向以爲自己是一個對死亡充滿恐懼的人。

我當然一夜沒有闔眼，因爲我平時就是一個不容易入睡的人，何況在這種地方，這種狀態。

病房裡是一天廿四小時都有護士當值的，不料也一天廿四小時，都有病人進出，簡直絡繹不絕。其實，這應該是在意料之中的事，只是平常沒人去想像它而已。香港這個小地方，密集的人口有幾百萬，可去的公立醫院，却寥寥可數，而我所住的這一間公立醫院，又是最新、最大、最具規模的，所以病人當然不會少，而所有的急病或意外，每一分鐘都會發生，於是病房裡深夜都門庭若市，也就毫不出奇了。只要深夜聽到雜亂的脚步聲，看到亮起一片燈，病人的愁容滿面，就會出現在我的視野裡，這使我聯帶想到地獄的情景。人會自勉自勵，人會尋歡作樂，也會詩情畫意，但一到這種地方，人就一個個都變成可憐蟲了。

我的病狀幸而逐漸減輕，到第二天天明以後，我已經能有觀察鄰床病人的興致了！

這是一間統艙式的女病房，住著幾十個病人，自然，我的左右鄰居，都是女性；這讓一些打麻將賭錢，被脚踏車撞傷這件事，就發生在她去赴賭途中，這可以算得是一種報應。

我左邊隔鄰病床上，是個年輕的女病人，她比右邊的那個女病人，更要慘上一百倍。

她是被汽車撞傷的，全身上下，除了臉以外，無處不傷，她整個人都被綁住在床上，鼻子裡塞滿管子，身上吊下一個個玻璃紙袋，渾身纏着紗布繃帶。她住院多天了，一直都還不能施行骨科手術，因爲她仍發高燒，醫生要等她燒退了才替她開刀。由於高燒，她整天都作着譫語，那些譫語和她的呻吟混在一起，聽來非常恐怖，一聲聲，如泣如訴，聲浪很大，永不停歇，誰要想不聽，也辦不到。她更在把她一生中所做的機密事情，反覆陳述，彷彿一個罪人，正在受刑中招供。

她的丈夫眞可憐。他非常愛她，每天還沒到探病時間，他已守在門外，整個探病時間，他都悽楚地站在妻子的床前，悽苦地望着她，而她所作的陳述，却一句句都是傷害先生的話。

她說她本來不要嫁這個男人，但是，只因爲他有錢，所以儘管他令她看了要作嘔，她也嫁了給他；她嫁他，不是嫁他這個人，是嫁他的錢，她可以今天向他要五十，明天向他要一百，他會自己不吃不喝，供她享受。她說他眞像一隻豬，打他罵他，也不會發怒……。

更不堪的是：她其實有一個情人，她很愛他，她向丈夫拿了錢，都是偷偷和情人在一起享用的，而他們的孩子，也全是情人所生，而她的丈夫，竟完全不知情！

（上）

三十七道品講義自序

釋證嚴

證嚴一介縕衣，成年披髮；愧得人身，復現僧相；日所思者，生命無常，八苦交煎；目所睹者，業海漫漫，都無怙恃；復以掩靜花蓮之僻鄉，爲報四恩，欲範古德自利之先於利人，乃創精舍，立百丈之規，自給自渡；於佛道之外者，以棉薄之力，從事「濟貧教富」之餘行，得我道法侶之赤忱關護，使「慈濟大業」巍然聳現於太平洋之濱；邇來於拯救生靈病苦之醫院揭幕之次，勞碌於救世法業與領衆修道之間，特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日起，假精舍清晨爲諸出家與在俗從事慈濟事業之初機佛子，以「三十七道品」爲題，闡述大乘修行法門要義，至十月十日圓滿。除錄音之外，今復記錄成文，由本會台北慈濟文化中心編纂結集，與錄音一併流通，以供諸道侶一窺佛法門徑。

證嚴於內典入門未深，所述皆粗文略義，所謂聊備一格耳，比之先賢講經論道，抉幽闡微，發人之所未發，何敢僭越？特以隨緣所見所聞，與內典相印，發揮法義而已。

「三十七道品」亦云「三十七助道品」、「三十七道諦」、「三十七覺支」、「三十七菩提分」、「三十七要行」、「三十七修道法」……詳分則爲三十七項修道要目，爲佛法基礎名相與助道之精要，乃初學者不可或缺之知識，其原典則出於「大毗婆沙論」（九十六）、「俱舍論」（二十五）、「雜阿毗曇心論」（八）、「大智度論」（十九）等諸大論中，爲大乘佛法初期施設之入佛階次，今講文倖以成書，盼我門大德先進，吾師吾侶，有以教焉，有所得焉。謹序間世因緣。

釋證嚴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 序於花蓮靜思精舍

法門千萬重力行

楊茗梓

佛法之所以不同於一般世俗的學問，即在於：它除了高深的理論之外，還特別講求行證的功夫。個人學佛者，在談論到早她兩年學佛的某位學長，就說：「他學佛這幾年，應該早就沒有我執了吧？」而至於那些在講堂上宣說義理，轉妙法輪的法師、老師們，豈不更該早就解脫生死煩惱，篤定可以往生了？越是如此「高估」，則一旦有朝一日發現，這些前輩們竟然還在七情六慾中牽扯不清，有的甚至酒色財氣都還沾惹一些，豈不是要宣告偶像破滅，甚至對佛法的信心都要產生動搖了？這種誤認，固然有待修正，但對我等學佛已有一段時日者，却是一項重大的警惕。

王日休居士的龍舒淨土文中，有句話說：「庸人稍知佛理，世必目之爲善人」。一個人一旦被冠以「學佛者」的頭銜（不論他是否已經皈依），慈悲與智慧即成了他人間起修行功夫時，只笑答「慚愧」二字。

時代雖然不斷地進步著，但是許多人對於修行人的要求，卻仍然保持在古代的標準：希望他超凡脫俗，不食人間煙火，不沾一點世俗氣。但是一旦若是太「超俗」了，又有可能被人認爲不事生產，不切實際，是社會的寄生蟲。這些固然說明，人心的要求是極爲複雜的，想要事事做得使每個人都滿意，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對於一位學佛者而言，却一定要確定一個觀念，那就是：在娑婆世間的業多事相上，一定要「有所爲」。此即所以佛在入涅槃前，教示大衆「以戒爲師」的緣由所在。

而目前青年學佛，蔚爲風尚，這固然是十足令人感到可喜的現象，但是在欣喜之餘，我們這些「先入門者」更應捫心自問，除了佛理的宣說之外，我們能否在法門的實踐上做個好榜樣？因爲年輕人大多是非常熱情，尤其是宗教的狂熱，很容易使他們把七道品當成偶像，而有著種種「高估」。譬如，曾有天眞的少女